



列傳第三十

隋書六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周羅暎

周法尚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權武

吐萬緒

董純

趙才

周羅暎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高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

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暎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犬

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

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暎終不改陳宣帝時以

軍功授開遠將軍旬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

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石頭也諸軍相顧莫有關心

羅暎躍馬突進莫不被靡太僕卿薛世雄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

計進師徐州與周將來士之戰於彭澤擊訶臨陣墮馬羅

抄摩手誦於重圍之內男冠三軍明誓之敗也羅睺全眾而
遠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立山賊
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
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為
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
戶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錄詔
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
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其得人心擁眾嶺表意在難
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
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宴席陳主曰周左率
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
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
還拜散騎常侍晉主諱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綠江諸軍事以拒秦
王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

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西
高祖愈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
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
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提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
司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
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為鄉導
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
翔之下能無媿乎羅睺答曰昔在江南父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
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幽州刺史俄轉涇
州刺史母憂去職未暮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還
東之役留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
功而還十九年空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眾其威羅睺
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
至西短兵屢接大破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為東宮右

賜爵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擢
侯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
幸雒陽陳主卒暉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經送至墓所葬還暉
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
下詔羅暉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涑矢所中卒于師
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颶風
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於無
為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
羅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
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諡曰壯贈物二
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直閣將軍義陽太守廬
桂二州刺史父昇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
兵書年十八為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

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
濟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
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
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
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
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
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
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為已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
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闕者自當於陳倒戈耳
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
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
之戰數合為退於岸設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
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江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糧周
其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傷八千人高祖為丞相司馬

亂陰遣上開府段琯率兵戍為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
門不納琯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
十日外無救援百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
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獼叛蠻於
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入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
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
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
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卿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
轉黃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
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明超出
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
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
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瑋岳衡州刺史鄧景陽山太守毛爽
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圍

子廓兵眾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綵五百
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瓊寶帶良馬十四匹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為
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
絹五百匹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
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
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
尚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
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
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
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一百五十
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嶺州為
獠反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
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百里
軍所舍潛遣人覘之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還告

千人龍戰手破之獲金帛不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
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
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
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於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
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
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且千里動
閒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末知道阻且長難以
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憚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
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閒若有變起當
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霹靂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
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
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匹明年黔安
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
之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

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賜奴婢二百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四
出為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揚
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
九百段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為盜眾十餘萬保長白山
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
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
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
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
膂力過人美鬚髮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
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
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
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
倉嶺還授鄜州刺史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

王高祖奇其壯武使之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
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表成
公主於突厥至恒女遇突厥來寇時代州摠管韓洪為虜所敗景
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眾賜物二千段授韓州刺
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摠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
發兵拒之諒遣劉嵩龍蓋京戰於城東并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
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
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
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宗軍呂玉並驍勇
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
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
州摠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虀瓦上生
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
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

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
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
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
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二
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
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
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掾之晉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
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
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
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
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
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
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會幽州賊楊仲緒率眾萬餘人來攻
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

以代不虞武賈郎將也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
之曰縱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
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
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
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
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
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
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
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
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
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
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
齊平武師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

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
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
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為行軍總管三藏為副至廣州與
賊交戰洸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
眾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為不可持久
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眾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
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
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
納綏撫百姓愛悅纒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
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資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
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
唯聞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
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
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

惠政其年改授金紫並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少
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字世英本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
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以年老致事終
於家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
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
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
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
番禺夷獠相聚為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
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
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
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
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
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

啓民可汗昔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
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
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
餘人及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役
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
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
先犯之賊稍却因而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責坐免明年帝
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將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
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
于時突厥頗為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
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
幾李密逼東都中原搖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
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為營欲討竇建德建
德將家口遁自選精兵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

時遇雲霧晦冥莫相知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
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志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
年六十三有子萬之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
仁恭少隳殺備工驍射勇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為記室轉長
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
千段以驍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
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
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
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為
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
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
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為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為殿馭賊擊
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四匹明年復以單將指

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
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當副所望也
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
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
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
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
為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頗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
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
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眾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
數千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練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
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
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卹
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為亂每宣
言郡中曰父老妻之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閑會不

何理也以此激怒衆車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聽事武周
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振給郡內皆
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字武拼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龍慶唐開府從武元
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龍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
傷甚衆乃稍皆折脫曹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
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龍慶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
勇刀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
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
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
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浙州刺
史伐陳之役以行軍摠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
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摠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
作亂武以行軍摠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

功身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
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
內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
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
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
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
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
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
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
高祖受禪拜襄州摠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
摠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爲朔州摠管
甚爲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於州管令修器械
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摠管與西河公統巨陵洪景亮

及陳平拜夏州總管王主諱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
左虞候率湯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為變拜緒普綽二
州刺史馳傳之官然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
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緒光祿卿賀若
弼之遇讒也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
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舛龍舟緒因頓首陳謝
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為先鋒帝
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
進位在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
緒率眾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
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
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眾遂潰
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偽署僕射朱燮管
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

進軍圍之賊窮感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
軍陸顛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
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
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為民配防建安
尋有詔徵誚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
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
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
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
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
亂并州以純為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
拜柱國進爵為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數十人縑
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得罪也純坐
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此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屬官也

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
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二十比
以先帝先后往在壽官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
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下出入未嘗不謂
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
誠有斯言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
以純宿將轉為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
大虎宗世模等眾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
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
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焚為京觀賊魏騏驎
眾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
留守東海賊彭孝才眾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
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
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

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責伏誅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

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周世為輿正上

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為太子拜

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

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

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

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

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

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

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于正無如之何

十年駕幸汾陽宣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幸江都才

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看亡敗於大

入諫曰今百姓疲弊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

師安兆庶臣雖愚蔽之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司日
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離心內史傳
郎虞世基秘書監丞充等多勸帝幸丹楊帝庭議其重才輕陳入
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守
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
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誚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
得如此幸勿為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
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
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
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
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壽大業間有蘭興
浴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喉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
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

貪穢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
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虐
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
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傳第三十一

隋書六十六

特進臣魏徵上

李諤

鮑宏

裴政

柳莊

源師

郎茂

高構

張虔威

榮毗

陸知命

房彥謙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

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

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

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

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

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

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百官咸服大

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書曰臣諤

素慎終身德歸百官手無改方稱為孝知聞朝臣

上月未久子孫無便分其改妾婿實取財方一戶
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耳
鈔華泣辭靈机之前送付咤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
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在居若弟兄及其
亡沒者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最取
之心弃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替務上
臨見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
體尚輕薄遽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
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
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
讓正俗調風真大於此其有上書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
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夏
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效騁
之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具愚唯務吟詠遂復退

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學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
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兒貴遊總未窺六甲
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肯入
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
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指
本逐末流徧華壤說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
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指紳參廁
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
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
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
未照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婦曲歸仁學必
典謨交不苟合則墮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之穢逐俗隨時作
輕薄之篇篇早結明世無求譽則選元吏職奉送天

史未行風教猶被私德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
即効恐挂網者多請勸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
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其君數斯辱矣
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
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又況復功
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
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
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
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恥之色強干橫
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
大臣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訴塔
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驥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
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誇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

向風深革其弊謬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
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金乃求利之徒事業汗
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錄附
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謬因
別使見其如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
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
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詔關然後奏聞高祖
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息政民
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
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高祖治書侍御
宏七歲而孤為兒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相東王繹
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郎部郎轉通直
散騎侍郎江陵既平繹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

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於陳謀伐齊也陳遂伯
齊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從
政刑日紊至尊仁由慈怒法令嚴明事等建
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母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
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
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
次潼州為謙將達奚善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
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為公
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
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為金氏訪及君平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
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
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
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脩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
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
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暹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
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為當世所稱年十五辟邵
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今湘東王之臨荆州也召為
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
建寧侯王琳進討之禽賊率宋子仙獻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鋒入
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
拒蕭詧破之於破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
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
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爾亦何
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必有領矣政詭
曰唯命誓鑣之捷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被圍已自
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下曰兵大至各思
自勉吾以間使被禽富以碎身報國詔書其

命趣行戮蔡大業誦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刑不可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王曰忠臣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官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漢魏之法事並施行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立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解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

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今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態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黜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舊等為證舊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數人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與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今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之於是西蜀襄州摠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使吏民有犯死者悉心之或言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氣中召出相

游徒者甚衆合境惶惶今行禁止小民靜息而後得
國圖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衣聖降錄上卷
之憶之曰向遺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廂之猶應二今于四子南金
仕至膳部郎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晉辟爲參軍轉法曹及晉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詧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亦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與師與尉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

南唯歸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鬪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杖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諱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瑄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書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言詞不極善蘇威爲納言重蒸器議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極善蘇威爲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祖亦嘗

同官不能降意茂兒一及朝臣多屬意於茂
輕已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
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
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
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
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曰茂因密奏莊不親
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瑨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
之瑨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
州刺史師且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
又攝祠部後屬皇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眞龍出見
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
非謂眞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音不行
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我禮既廢也其能以乎齊亡無

日美七年周武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為尚
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
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
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
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機幕
備更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已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
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
薨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慙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
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
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其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即位拜大
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官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
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編之師據律奏徒帝令切師曰此人罪
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以有義歸宿典統
宿衛近侍者更有止也將何以加之帝乃上重

確明有口辨而無廣立之稱未幾卒官右二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
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合
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
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
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
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
於秘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
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
戶曹屬高祖爲亳州摠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
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
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
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
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
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事除衛國令時有
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
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
民不敢

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
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使盜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恩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
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
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
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
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
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草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
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
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
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
者子不退田並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
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
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
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法世以稱時工部尚書
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關貴賤殊禮
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哉

臣行金傷厚拔葵去織寂爾無階求利下及

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

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察示民軌物若不糾

文貢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

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素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

然善自謀身無害諛諛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

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為晉陽官留守其年恒

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

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

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

以為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

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悛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

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大

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

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

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悛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

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

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

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

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整屋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

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

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悛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

其下時人以悛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

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

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于高當世每稱悛有

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

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海身立齡也

暴分錄之利

以教道與仲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以書付祕

精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王元景為右丞
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覺平原東方
為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
民為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為民曹屢進
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
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
高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
補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
及齊亡仕周為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為相府
典籤開皇初晉王諱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
虔威為刑獄參軍累遷為屬王甚美其才與
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
為太子遷負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
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
加開府尋拜為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
都贊治稱為幹理虔威嘗在產見遺囊恐其
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
認

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紘嘗與十餘人同來
謁見帝問虔威曰其自立者為誰虔威下殿
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紘帝謂虔威曰
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
對曰臣非不識楊紘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
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
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江疲弊虔
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
官有子爽江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
器秦孝王俊為秦州摠管選為西曹參軍王
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
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
令俱有治績

榮毗字子謀北平無終人也父權理兵部尚
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釋褐漢
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以遷殿內監時
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為毗為華州
長史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
毗以法繩之無所忌

因胡集素

車素笑曰前者戲月...
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
入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過絕其事上聞而嘉之...
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
中長史勃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善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
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來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
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討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毗...
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
無改改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
職歲餘...
學業在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
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
將...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壽躋當共取富貴...
建緒曰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公此言非僕所聞高祖不

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
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經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
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敷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
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叅軍後歷太學博士南嶽

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諱鎮江都以其
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

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格為
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謬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

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
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展物色芻蕘堯之夫奔躓或
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纛覽臣所謁曰軒轅馭曆緩以沙之誅虞
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

之氏定在...
高麗...
百代...
之末膺千載

某好生欲論之以傳也臣請以一信之信可也
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州人或言其正
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入侃然正色
勸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
之諫竟得罪百寮震慄齊東之役為東曉道受降
使者立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為著姓高祖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父熊釋楊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詞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以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暑功

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劍所執彥謙以畫具謝之帶劍慙懼送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章蕤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暹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頊定考課彥謙謂頊曰書稱三考考滿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然則合理康敷無虧便是進豈知或舛謬法乃虛設且見諸州考課見不司

身既復愛憎肆意... 上等直為真偽得... 使者多以蒙識獲... 可詳悉唯量準人... 實欲求允當其道... 阿枉脫有前件數... 秋豪之善貶纖介... 觀者屬目頌為之... 謙對之如響音頌... 使語後數日頌言... 姓號為慈父仁壽... 廉為天下第一超... 屬何用生為其後... 彥謙名有異政內... 薛道衡一代文宗... 位望清顯所與交... 結

皆海內名賢重彥... 錯道路場帝嗣位... 別黃門侍郎張衡... 下失望又漢王構... 諭之曰竊聞賞者... 賞尊貴之戚犯惡... 史受委宰牧善惡... 承靈命作民父母... 王云我其夙夜畏... 民慎法其理一也... 通慮宗社危逼衝... 副聖主友于之意... 統而好亂樂禍妄... 也

通論陷凶威遂使籍籍漢文稱善羊舌寧不從輕斯義安在昔漢文稱善羊舌寧不向真善南獄之死晉國所嘉漢文稱善羊舌寧不重且聖人大寶是日漢文稱善羊舌寧不非苟違君但以漢文稱善羊舌寧不勇伊尹霍光之權漢文稱善羊舌寧不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漢文稱善羊舌寧不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最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漢文稱善羊舌寧不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漢文稱善羊舌寧不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不漢文稱善羊舌寧不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慾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漢文稱善羊舌寧不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漢文稱善羊舌寧不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

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漢文稱善羊舌寧不良佐但以執政雍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漢文稱善羊舌寧不士下堪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厭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有益遠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且擊文漢文稱善羊舌寧不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劫辭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漢文稱善羊舌寧不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摠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之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浮華卑非為心惻隱是務河朔疆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漢文稱善羊舌寧不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漢文稱善羊舌寧不露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躬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漢文稱善羊舌寧不于躬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下須熟慮哉伏惟皇帝聖雲就日漢文稱善羊舌寧不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摠觀惟德漢文稱善羊舌寧不還通命屬諸君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漢文稱善羊舌寧不臣言在職由揚詠詠註吳史

而有司將自稱其願非止謂
重寄早預心膺事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可
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履明時須存寒暑譯在當世
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不蒙眷
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
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搆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
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
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
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焯陵上侮下訐以為
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焯
亦不敢為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
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之所嫉
出為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
為講說督勉之亶亶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

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
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女
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
紙牘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
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脩縣李綱河東柳彧薛瑄皆一時知名雅澹
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
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
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
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
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
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
史臣曰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
小異宜格於棟梁之具可弃也李諤等或文能遺事
用顯於當年故事留以宣室問

廟之擢拂亦止辰之象星也

列傳第三十五

隋書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隋書六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虞世基

裴蘊

裴矩

虞世基字茂世曹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叅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版泉亦治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

大訓共揖百靈

四年也萬物交泰五有以安俗躋仁壽曰黃口曰
猶載懷於履薄可又可大尚懷乎於御朽至如曰
賾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曹雍弧之用犀渠闕擊之殷鑄名劍於
尚方積琯戈於武庫能羅百萬貔貅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
於農隙有事春靈舍爵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迺示民以
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
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為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
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羣分
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為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
怨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勦彼周于與夏戚粵可得而前聞我大
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為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
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徇
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敘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
之安安幽明請吏俊又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

且不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
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析支東漸蟠木罄
圖謀而効祉漏川泉而禔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至
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
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
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甸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
於折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轍屯左矩以啓行
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攝提於斗極洞
闔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澤
之崇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
瀾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
蘊龍韜之妙策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鐵騎於漁陽
神弩而持滿矚天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嘉
肅而成列六軍儼以杙望拒飛梯於紫雲

朝而直指乍交絕所并傷我應變而由重
於戟刃徹躡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
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
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軔衝冠登劍鐵楯
銅頭熊渠殪兇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賈育故無得而為仇九攻既
決三略已周鳴鑼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
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闕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鞀
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
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云亭而載蹕禮升中
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
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負無產業每脩書養親怏怏
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莫不吟詠未
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
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人非吾儕所

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
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
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
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
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使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
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曰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密審如是遼東
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
世基勸帝重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
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眾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曰盛請發兵屯洛口君以備不虞
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
可諫止又以高潁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一侍唯諾取
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不

者之打換表狀不以實言是後外間有傳言曰
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
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剋
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遣義臣放其
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
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良若陛下速還烏合必
散不然者東都浹沒因歔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唯
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
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
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
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
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
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
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贖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

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
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
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
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
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息陳都官尚書與吳明
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
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與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
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
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頊不悟上言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
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頊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頊乃
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
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
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也

從臣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等國戶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授博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親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輟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使斷蘊

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調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倉海道必喜於免罪立功一歲之閒不感

我去尚猶未克用竊安能濟乎威出後或奏曰處有多許賊帝悟曰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鞞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眾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候人事遂見害子惜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

人矩繼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章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自為司州牧辟為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為定州摠管召補記室甚親前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楊晉王諱令矩與高頊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知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愿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之眾皆集帥為刺史縣令又還報上大悅命并殿勞苦之願請高祖賜書百章詔將二萬兵一其早度嶺矣

以拜開府賜爵...二千餘國...
郎時突厥強盛都...
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知請出使說都
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
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
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不錄上以啓民可
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平文獻皇后朋太常舊無
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樂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
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
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
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
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
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
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

撫然叛服不相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
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
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
故邦或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壇移改
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
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
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
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
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
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
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
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編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
憑虛是以致闕而二道相躡西域為傳戶民數十國國王徒有
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實錄于古則蓋西

之屬非有國名及奇者多矣。三道各有襟帶北道以伊吾經流河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錢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末怛波唱樂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摠漢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濫汎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咸俱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

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理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乃伊吾吐屯設等皆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諷誼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匝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貢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調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三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珎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使審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先坐醉飽而散

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來者
以聞自非奉國用心豈能若是乎遣將軍薛世雄成伊吾令矩共
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尹吾耳
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開射匱潛
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為別置所迫貢隨使者入朝帝大悅
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
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且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
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
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
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
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必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
先亡脅令人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
遣語其至今速朝觀不然者當盡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
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貴郎將明年復從至

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
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
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賊
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今矩安集隴
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關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
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復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
矩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
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
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道之耳臣聞史
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
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番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
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
至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
走來至土云皆可汗請戈空內臣臣死是臣生臣

殺今已車之故今往拜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
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雁門詔令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
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宮屬尉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
貢詔矩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
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古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
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邊為亂
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
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立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
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
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嘗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此
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一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
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之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上
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
等悉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

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字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
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誦孟京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
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
浩為帝以矩為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為尚書右僕
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
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尋轉尚書
右僕射直掌選事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制定朝儀旬月
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
海公矩與曹且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
且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且及亦善行令歸順且等從
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且及八爾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
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俗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上國爵族特蒙任
魯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色未嘗息安君民不能納

官賣貨無厭願頂厥身亦其所也裴蘊善書學涉經史頗有
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
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
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平風言與時消
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拜
之曰也

列傳第三十二

隋書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三

隋書六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宇文愷

閭毗

何稠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國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
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
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初毗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
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
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起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
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並州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
成別封甌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
監高頌雖搃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
詔愷摠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其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又
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二
寺官方寸匠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

正陽宮監製備后三言
與揚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
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
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
役愷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我
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
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或
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
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美
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
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
何嘗不矜莊辰寧盡妙思於規
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
天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
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

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
削平龍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嶄肅肅清廟感霜
露之誠正人垂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瀝西爰
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
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
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摠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
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
推而演之與輪奐有序而經構之百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
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
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
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
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
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初立典刑尚書帝命曠曰帝
皆承之上五府以尊天重民示曰且黃曰神十日曰黃曰

子孫其居已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辭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廂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

尺故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王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正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離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甫一丈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象也

禮記卷之四國省運二百一十六尺去之策也圖象天室九

州大宇方六丈法陰之變數七十二堂以十二月三十六日法
變數七十二隔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云臺徑方
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
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
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
照隔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
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
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
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
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
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
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祿而祭之親扶三
老五更祖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宜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
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

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
總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
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
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
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 廟覆謂屋平覆
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
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選西面
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雞
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雞
尾其圓牆辟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頌議曰尊祖配天其豈我明
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齋碎一皆除之
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
闕重樓又無辟水空堂亦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數天一
其鬼於上臺成百造司晉王年水門在水內回

其室上九室三三柱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基連好與多身
用整累極成福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
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義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
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
間以應其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嘉福蓋
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
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
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
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耐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
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
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
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湛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
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
究衆說摠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

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
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
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需童游駙尉少
子溫起部丞務郎

聞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太中父慶周上柱國宣州總管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
於蕭肅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書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
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
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瑠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
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祖大閱於龍臺澤
諸部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預言之以特蒙賜帛
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及毗所奏及太
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場而嗣
立立益贈官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毗自職遂授朝請郎毗上奏

車其數多所增損語在真履志擇其走尚郎帝嘗大備法
車太多顧謂此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
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
字之惜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
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之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
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惠江之世設五乘
尚書令建平王安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一乘江左
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今宜
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
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平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
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摠其事及帝
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
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
車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

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湖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
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
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
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理
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
栢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
之贈殿內監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斷玉稠性絕巧有習局用
意精微年十餘歲過江陵陷隨安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
為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加授都督累遷御府三
太丞承稠博覽古圖及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繇錦袍組織珠翠上
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寶
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
三年稠上光仕衆衆為亂詔稠召募水師之師次衡嶺遣使

言曰州縣不能緩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
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三更
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
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計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計
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而還眾皆
悅服有欽州刺史奔猛力帥眾迎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為逆
是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
自八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憚其年十月猛力
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為約臣
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
其曰我與大使為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其
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繼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
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言由是

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
屢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
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
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
闕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
輿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函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
送于江都所役二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
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音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
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道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
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道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
佩紱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即纓兼無佩
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
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檻
於內復

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
領御營營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
濟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
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
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關面別一觀
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
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
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于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
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
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其稱曰因不
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
之始與高頊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且者不知何許人也
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鑿

多務且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且袞立樣當時工人
皆稱其善且能有所損益且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賅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
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
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
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
章成一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列傳第三十四

齊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劭上

王劭

表元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鑿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人云漢書有言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現之果然車

今通運及多肉用石... 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
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以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
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劾又言上有龍顏戴于之表指
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劾上表言得命曰昔周保
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嶽齊氏以為
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
隋果大興臣講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何者取濁
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今為鴉
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
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一紫
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
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
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齊楊鐵券王與同州得石龜文

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
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以固兼是神靈之物
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
亳州大周村有龍闕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
龍闕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
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
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闕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闕之歲為
亳州摠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闕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
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
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
而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
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闕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
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
五帝謹案五帝黃帝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

之皇帝身長八尺河背以正身長者泰正月封龍
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揚
姓納音為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白色也死龍所
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
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為除
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
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
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
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
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十世三十今則倍之
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
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毫
毫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為陳留公世子亳州摠管遂
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

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
王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
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
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
南枝迴指富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
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織聖主從此
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
道教重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
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感變為莖亦是謹案
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
皆變為韭上履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
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封陽德旂行
濟汝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
也易稽覽圖中云有子女任政一年時

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備屯十一月
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二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
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
行者明楊氏之德效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郡皆
是通決陰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
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
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
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
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
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
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
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
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對陽氣
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立

者貧之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
此時至尊謙讓而道天意故踰年乃立言為定州摠管在京師東
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
營天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
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
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摠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
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與從北方
將往亳州之時傳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騮馬
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美養者是故騮馬為谷有
肉宰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
瑞出變矩衡亦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也承元記道無
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曰投輔提策不絕立皇後翼
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遂謹案凡此何

行符

卷之

史臣所著法也

言瑞璽王復者也大才小受命于北之端始出天象列為之
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立注亦以為玉
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我同亦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
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信德合靈
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
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承
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
大道無為治定天下率從被逐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漢皇握機
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
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有神昭照如
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
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
言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
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

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
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
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
在隋也上天悅以劭為至誠寵錫曰降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
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
大王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驥玄武各當
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
鬼門關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
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蚘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
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
類又有天皇大帝靈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
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然往
往偶對於大王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
皇皇月有月象曰石文書也皇后二字在酉上有月

大比兩排字與萬年
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功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
上以為誠賜帛千匹功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依約符命
摺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今宣示天下功集諸
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哥詠雖涉旬朔福
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功復上言曰佛說
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
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
善積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
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
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
殿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
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
生所出入也后升殿後二日死內夜青繡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

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功曰嗟乎吾
有五子三子不才功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
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
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
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功曰此甚大吉上高山者明高
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實為長壽之徵上聞之
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
誅功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
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之帝王常法
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古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害盡被
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二十五年其
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
氏功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官功在著作將二
三

史撰時
多錄口功又採迂

卷之三言以對杜從為

是日

我繁雜

足利者

列將善惡之迹墮沒無聞初撰齊誌各編年體三十卷復為齊書記傳
二百卷及平賦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有議
所嗟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博愛自志學
暨平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疑
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敬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謂廚人廚人以情
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咎辱其專固如此

袁元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為梁
侍中元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元尚衣葛衫客戲元曰
袁郎子締兮綵兮妻其以風元應聲答曰唯締與綵服之無數以是大
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
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元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
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躬治東宮官屬元見上雅信符應因希
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元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

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
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
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
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
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
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
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
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
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
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并平行次道而朝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
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以古未之有也上天悅告天下聖作復功因加
程課下匠苦之仁壽初元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
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且於本命行
上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合焉上曰善遂轉相符表裏

叩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五季永永無窮一人位實賜優
 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子歲煬帝初即位元及太史丞高智寶奏
 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同首唐堯受命
 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於
 經八上元其間歷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
 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
 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下並當六合九三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
 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皇哉者矣仍
 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且後然感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官
 室征役繁重元上表稱陛下修德然感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且前後
 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元愜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
 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

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元符
 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
 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
 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
 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在已來
 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
 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
 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頽一夜流
 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流一魁向
 東北流依占北斗主伐賊必敗其四歲皇主福德頻行所部一處分
 野依占國家之福也十一月內熒惑守羽九月七日日食合辰口不出
 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十二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火從東北向西
 降落賊帥盧明月營及其撞車其十二月十五日夜有流星赤火從東北向西

不...田子...
彼則異時聞出今則 朝授其...
夷於東嶽沉五狄於...
書令親待逾昵帝...
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乃...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指紳洽聞
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又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
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
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表元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
以才象自命並要末時幸于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
星占訟增暑景厚証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為河
朔清流元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列傳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五

隋書七十

特進臣魏徵上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俛 斛斯政 劉元振

李密

裴仁基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
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
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
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鄴
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賊汙者纖介必
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
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
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威名
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
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

隋書卷之... 卷之... 隋書卷之...

亦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
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
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
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
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
軍衆饑餒每為逗留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
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立縱鷹揚郎將萬碩
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
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
是取驅布為牟甲署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
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

為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衆且二州將發
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之等六懼
勒兵備禦備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商渡
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
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瀕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
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
顧破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
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
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
此並公度內不能二三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
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
上纂承寶曆宜國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頹年肆害盜賊於
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之內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
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
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
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
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
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南士
率眾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瀘澗挑戰玄感偽北
玄遂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
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息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
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
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卒樂致死由
是戰無不捷玄軍曰感糧又盡乃悉眾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
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泅矢而斃玄感稍却焚子蓋復遣兵

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
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翊衛
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
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
能濟則焚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
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
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
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以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
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
華陰諸楊請為鄉道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
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官父老進說玄感曰官
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禦宣陽之地
玄感以為然留攻之二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梁豆

卷之二十一 隋書 卷之二十一 隋書

皆懼而走至葭葦澤立感君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
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
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之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
三日復斃而笑之餘黨悉平其弟立獎為義陽太守將歸之感為
郡丞周琬玉所殺立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令監事
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
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之感姓為梟氏詔可之初之感圍東都也
東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之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眾十餘
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之感敗兵漸潰散為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勃海滄人也祖伯貴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
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
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
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為驍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

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
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實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
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
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
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
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
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而拜
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
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
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
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言自坐免俄而復
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拍案六軍震
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還
自東平守言

言金一才王行十一所子本樂色者上歸士履王
慮每請計於子雄語在文感傳及文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博陵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
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
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龍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
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
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
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咲元淑亦
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
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
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常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
賈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
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
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

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
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展不時納諸
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日
意不逾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
焉禮部尚書楊文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金寶遺
金寶遠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
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文感作亂其弟立縱自帝所逃歸路
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之縱對立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立縱
賂遺及文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文感結婚所
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
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勇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
殊郡籍沒其家

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

之勳見委信楊文威兄弟俱與之交遠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李
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
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文威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
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政內不自安
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
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解斯政之
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受
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蓋北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
斷其肉多有收者數後其骨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蘇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場
帝與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眾
合兵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王華皆相謂曰去年五月輩父兄
復帝從百濟金慮之時猶死亡大半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弊是

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日定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楊文威
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
至旬月眾至數萬將渡江而立威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
有眾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
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
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
互有勝負元進退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眾至十萬緒進軍逼
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定
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
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
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三丈得
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旣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
餘人世充窘急退保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

元進之眾懼而退世充領眾

以死決之於是出於戰俱為世充所殺其眾悉降世充坑之於黃
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為盜其後董道冲沈法明李
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字法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
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密多
籌筭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
公乃散家產贖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為刎頸之
交後更折節下惟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
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
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
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為
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二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
邊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

不規逃避也眾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因吾等死曰
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
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醺飲誼譁音多使者不以
為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二抵
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
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
月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
塗士空軫鬱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霖霖襟何所為悵然悵
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異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
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具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
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
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音
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
惟乃知上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

一軍臣下言始荀黑石與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前君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輿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為後殿

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與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繼負道路不絕越王侗遣武貴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為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為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輔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都公其將帥封拜各有老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一四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武貴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貴郎將高祖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輔德方俱死復入鄭貞馬三司馬鄭雲象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

西漢高都之而霸如思意者今仁基守迴洛霍請
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龍長安百姓動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
既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增由掃蕩洛傳檄指擣天下可
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夫之擊膺何及密曰君之所
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
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
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旣未下
出請開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
餘人密時兵鋒甚銳喜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
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
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
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
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
相涇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

共龍裴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
即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
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眾宰摠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
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
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
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
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
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
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備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
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
徐世勳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
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
那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勳
率雄信等自衛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龍衣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

負郎...世充復移官洛北南對鞏縣其...
橋悉眾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
簡銳卒數百人分為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
人武貞即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皆
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致還京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三尺餘
眾隨之者死亡殆盡密密於是修五堵故城居之眾三十餘萬復來
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尊
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與
殺逆率眾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
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
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
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遇其歸路使不
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
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曠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

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
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眾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
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汗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諫
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
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
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
欲圖為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
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
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斃其眾化及不
之悟大喜悉其兵食與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
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是
達酉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
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
郡密...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為滑州

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
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
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
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
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
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
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眾心漸怨時遣邴元真
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
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而告密密
固疑焉會世充悉眾來決戰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
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今數百騎度御河密密遣裴行儼率眾
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巖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
瘡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
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愷為其部下所翻

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
之而不發其事因與眾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
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
支引騎而遁元真音以城降於世充密眾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
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
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
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眾眾皆泣莫能仰
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仍
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
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
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
武便弓馬開皇初為視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
諡府親信煬帝嗣位諡舉兵作亂仁基苦諫京

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貴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緡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守張須陁為密所殺仁基悉收其眾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眾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眾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眾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今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且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設

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請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偕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為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通將隆武元高祖並皆大勳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優謳歌慶

鼎子時劍奴驕倨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
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
策畢舉服徇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
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
固峭函跨兩都而摠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
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聘飾非之辯恥輟迹之未遠
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正
門東踰碣石壘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
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摠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
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為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
權不逮於羣下足以輔輶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
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
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眾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懼受顯誅竭誠
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

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
廝殺之中無尺土之資負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
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非蒲莫識旌旗
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眾怒難犯故攻無守城野
無橫陣星離幕布以千百數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
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連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
京謀竄身於江湘遺棄木牛遺棄舊迹既而禍生數下豈起舟中思早告
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其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斷絕宗
廟為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履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
寡筭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辭歸毛未喻輕重培塿之
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踐不侔
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
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且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
震動民亦勞止不為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

以民致時弊師無怨讎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
基守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讎
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受實兵纏魏關帖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
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
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
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
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官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
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恩重世君之失德當
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
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
會風雲天雷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暮月之間眾數十萬破化
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渾屯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言
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繫大抑陳項之季孟數

